



森木  
◎  
著

# 潜战



YZLI0890127922

一部战乱岁月颠覆黑暗的鸿篇巨制

英雄的最高使命，就是为信仰而战！

在那条**合纵连横**的战线上

**他**是穿越风云的一匹烈马……

演绎一曲特殊的“**战争**”情缘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森木◎著

# 潜战



YZLI0890127922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潜战 / 森木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5396-3807-2

I. ①潜… II. ①森…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9119 号

出 版 人: 朱寒冬

责任编辑: 欧子布

装帧设计: 陈 爽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http://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3533889

印 制: 合肥瑞丰印务有限公司 (0551)5575666

开本: 710×1010 1/16 印张: 32.25 字数: 500 千字

版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         |            |     |
|---------|------------|-----|
| 第 一 章   | 上海避难 ..... | 001 |
| 第 二 章   | 青铜战马 ..... | 010 |
| 第 三 章   | 英俊少年 ..... | 018 |
| 第 四 章   | 远东巴黎 ..... | 027 |
| 第 五 章   | 柴大官人 ..... | 036 |
| 第 六 章   | 煤电老虎 ..... | 047 |
| 第 七 章   | 青年大亨 ..... | 055 |
| 第 八 章   | 风云际会 ..... | 062 |
| 第 九 章   | 虹口虢血 ..... | 069 |
| 第 十 章   | 山雨欲来 ..... | 077 |
| 第 十 一 章 | 清除内奸 ..... | 084 |
| 第 十 二 章 | 哀莫大焉 ..... | 089 |
| 第 十 三 章 | 抢购风潮 ..... | 095 |
| 第 十 四 章 | 出奇制胜 ..... | 103 |
| 第 十 五 章 | 公馆夜谈 ..... | 111 |
| 第 十 六 章 | 深山历险 ..... | 120 |

001

目

录

|       |             |     |
|-------|-------------|-----|
| 第十七章  | 金陵之夜 .....  | 126 |
| 第十八章  | 北顾延河 .....  | 133 |
| 第十九章  | 开发洋房 .....  | 140 |
| 第二十章  | 佩剑手杖 .....  | 146 |
| 第二十一章 | 实业大王 .....  | 151 |
| 第二十二章 | 康华先生 .....  | 156 |
| 第二十三章 | 罢工浪潮 .....  | 164 |
| 第二十四章 | 淮海银行 .....  | 171 |
| 第二十五章 | 孤岛之光 .....  | 177 |
| 第二十六章 | 应对危局 .....  | 184 |
| 第二十七章 | 基督教堂 .....  | 190 |
| 第二十八章 | 长江泗渡 .....  | 196 |
| 第二十九章 | 红桃老 K ..... | 204 |
| 第三十章  | 蔷薇之花 .....  | 212 |
| 第三十一章 | 秘密斡旋 .....  | 220 |
| 第三十二章 | 太平城堡 .....  | 226 |
| 第三十三章 | 大佬聚会 .....  | 231 |
| 第三十四章 | 特别党员 .....  | 237 |
| 第三十五章 | 老板替身 .....  | 244 |
| 第三十六章 | 红鬃烈马 .....  | 252 |
| 第三十七章 | 故乡之路 .....  | 257 |
| 第三十八章 | 凤凰涅槃 .....  | 266 |
| 第三十九章 | 纵横捭阖 .....  | 273 |
| 第四十章  | 解救俘虏 .....  | 281 |

|       |            |     |
|-------|------------|-----|
| 第四十一章 | 高官显贵 ..... | 286 |
| 第四十二章 | 运筹帷幄 ..... | 292 |
| 第四十三章 | 特别账户 ..... | 302 |
| 第四十四章 | 军统少将 ..... | 310 |
| 第四十五章 | 金融风暴 ..... | 317 |
| 第四十六章 | 银行血战 ..... | 325 |
| 第四十七章 | 夜奔黄桥 ..... | 332 |
| 第四十八章 | 反间谍战 ..... | 337 |
| 第四十九章 | 橡胶计划 ..... | 344 |
| 第五十章  | 犁庭扫穴 ..... | 353 |
| 第五十一章 | 战略情报 ..... | 360 |
| 第五十二章 | 骑兵部队 ..... | 365 |
| 第五十三章 | 谁是康华 ..... | 372 |
| 第五十四章 | 美丽花朵 ..... | 380 |
| 第五十五章 | 苏皖大战 ..... | 387 |
| 第五十六章 | 暗通款曲 ..... | 396 |
| 第五十七章 | 统制风波 ..... | 403 |
| 第五十八章 | 对酒当歌 ..... | 408 |
| 第五十九章 | 身陷囹圄 ..... | 417 |
| 第六十章  | 南京兵变 ..... | 424 |
| 第六十一章 | 战后风云 ..... | 434 |
| 第六十二章 | 快速纵队 ..... | 444 |
| 第六十三章 | 第二战线 ..... | 451 |
| 第六十四章 | 黎明序曲 ..... | 457 |

|       |            |     |
|-------|------------|-----|
| 第六十五章 | 牧马行动 ..... | 462 |
| 第六十六章 | 踏上江南 ..... | 470 |
| 第六十七章 | 和平年代 ..... | 477 |
| 第六十八章 | 命运沉浮 ..... | 485 |
| 第六十九章 | 铜马之谜 ..... | 494 |
| 第七十章  | 英雄壮曲 ..... | 503 |
| 后 记   | .....      | 510 |

## 第一章

# 上海避难

民国十九年(公元1930年)初冬。

阴霾的苍穹,一连数天都没露出过笑脸。绵延千里、平坦如毡的大平原,早被飘舞的飞雪和翻卷的狂风,肆虐得万象凋敝、光华尽逝。素有淮北大地“黑珍珠”之称的津浦线重镇宿县,更难觅到素日“煤炭基地”和“天然粮仓”的踪影。

城关镇街头巷尾,各家各户门窗都紧闭得严严实实,以阻挡鹅毛大雪的灌入和凛冽寒风的侵袭。大街上,除了偶尔有几个披着麻袋片、冻得瑟瑟发抖的人在沿街乞讨,还有零星几个蜷缩在房檐底和栅墙下躲避风雪的流浪者外,就再也看不到任何生命迹象了。

临近傍晚时分,天幕渐渐黑沉下来。

一阵有节奏的、沉闷的马蹄声传来。循声望去,只见汴河通渠的大坝埂上,一红一白两匹高头大马,正踏着厚重的积雪,顶着狂舞的朔风,向城关镇东北角疾驰而来。雪光暗色中,骑在前面那匹彪悍的枣红马上的人,身穿皮袄棉裤,头戴羊皮棉帽,看上去十七八岁的年纪;紧随其后的白马上的人,也裹着老棉袍,看起来有四十多岁的模样。

两匹马穿过铁道口,越过古石舫桥,来到城关镇东北头,停在一座高宅大院的门前。不间断的暴雪已经将这座雕梁画栋的大深宅的门楼子,覆盖住半截,连门两旁的石狮子也被掩埋在雪堆里,成了两个大雪坨子。门东边,那棵参天耸立的百年老槐树,似乎也被大雪压得喘不过气来,不时地发出树枝被折断的脆响。

这时,那枣红马上的后生一跃跳下马背,拍打几下沾在棉帽和皮袄上的雪花,将手里的缰绳抛给后面的男人,说道:“陈叔,你把马牵到马厩里,俺先到堂屋去。”

“三少爷,您赶紧去吧。”被称作陈叔的男人接过缰绳,嘴里哈着热气应道。

已经过了晚饭时间,这家人还没有吃饭,摆在饭桌上的油馍、馒头和汤菜,似乎已经沒有一丝热气了。在正厢房的另一侧,桌案上的洋油灯早已点燃,火苗在不停地向上蹿,光焰映在满屋人惊慌的脸上,屋里溢满了焦虑和凝重的气氛。

001

坐在桌案西侧红木太师椅上的男人，年纪在五十岁左右，穿着一件锦缎棉袄，鬓发有些花白，下颌上蓄着一撮山羊胡须，个头显得很高，身板也直挺、厚实。只见他手里紧紧握着一杆雕刻精美的玉制旱烟袋，低着头，久久沉默不语。他就是这座宅第的当家人柴德松。说起这柴老爷，方圆几百里都知道他的名望和身价。他家里有万贯家财、千亩良田，最近又新开办了一座大煤矿，在宿县城里，可算得上是首屈一指的豪绅富户。

坐在另一侧的女人，长着一张瓜子脸，发髻盘得老高，虽然已有四十出头，但由于平日里锦衣玉食，讲究养生之道，人生得又比较白皙、丰满，所以看上去只有三十几岁的样子。她就是柴老爷的续弦夫人柴王氏。

对面挨排两张红木坐椅上，坐着柴家的两个儿子。那个中等身材、白白胖胖、梳着中分头的人，是大儿子柴元成，他今年二十二岁，眼下是柴家独资开办的龙王庙煤矿的经理。另一个面色红润、蓄着锅盖发式、单眼皮、戴着一副近视眼镜的青年，是二儿子柴仲韬。仲韬比他哥小两岁，过了新年就满二十岁了。自打出生以来，由于体质弱，他一直是病恹恹的，所以在南京读了几年书后，家里就让他辍学回来，跟在父亲后面，帮衬着管管账房和家业。

被称作三少爷的那个后生，是这家的小儿子，大名叫柴裕民。裕民和两个兄长的体形、肤色不一样，长得细细高高、肤色黝润，虽然眼睛不大，但眸子黑亮传神，加上鼻梁挺拔，显得眉清目秀、气宇轩昂。他生于民国二年，上个月刚过了整十八岁的生日。记得他出生的当天，有个云游四方的江湖道士途经柴宅，闻听柴家又喜得一子，便登门卜卦，口口声声说柴家门前有一道紫光凌空掠过，必有贵人降生，末了对柴老爷说：“令郎乃大富大贵之人，但一生必历尽坎坷，属奔跑不止之驹，注定与车马舟楫结缘。唯东方是此子的生门福地，只有离开家乡，才能免去凶祸血灾。”临行前，那道人还给婴儿送了一幅卦字，曰：“此树垒得参天屋，丰盈谷物济世疴。”题写过，旋即接过柴老爷赏赐的十块银圆，转身遁去。柴德松不解字卦其意，遂为三子取了个“柴裕民”的名字，对其他卦辞，也就一笑了之，未置一词。后来，裕民长到六岁时，德松便如对他的两个兄长一样，为他专门请了私塾先生，授课传文。到了十四岁时，德松送他进了北平的寄宿学堂，课程是国学、史地、天文、数理。裕民很用功，学业日益精进，但课余他喜欢阅读诸如《水浒传》、《杨家将》、《说岳全传》和《隋唐英雄传》一类的章回小说，谈起书中替天行道、仗义疏财和精忠报国的英雄豪杰，更是津津乐道。几个月前，德松想送裕民跨海留洋，但他却向父亲提出，意欲报考军校，投笔从戎。一想到身为富家子弟的儿子，将来要当兵扛枪上战场，德松说啥也不同意裕民的选择。为防止儿子违逆父命，私自行动，德松便嘱长子元成，连夜跑到北平，把“逆子”连押带拽地弄回家中。然则，自古乱世出英雄，见过京华大世面的少年郎，已然心绪怦动、跃跃欲

试，岂甘安守平庸？家人的管束，虽然看得住他人，却禁不住其心。裕民整日无所事事，心中郁闷之余，他便向老爹提出一个折中方案：拜师学武术。德松拗不过儿子的恳求，就花钱雇了当地有名的刘拳师，让儿子在铁路西边的关帝庙内，跟在师傅后面习武练棒。

柴裕民跨进堂屋，喘着粗气问：“爹，您老招呼俺这么急赶回家，有啥事？”

柴老爷猛吸几口旱烟，指指旁边的椅子，让他落座，唉声叹气道：“今晌午，孙殿英带着一群大兵到咱家，要俺在明个晌午之前，给他的队伍筹集三十万块大洋，说充作啥撤军的饷银，还撂下狠话讲，如果少一文，就拉你们兄弟仨去当壮丁。”

裕民说：“姓孙的这个大军阀，食民膏、喝兵血，是出了名的。两年前，俺在北平读书时就听说过，他还领着队伍炸掘了遵化的皇东陵。前一阵子，俺听小道消息说，他的队伍吃了败仗，正打算往北撤，今天这工夫又来敲诈、勒索咱家，摆明了是想临走前捞一把。”

柴老爷点点头：“半年前，中原混战开始的时候，各路大军阀，几十万人马在咱这大地区，像梳篦子一样昏天黑地地厮杀、糟蹋，哪儿不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咱这地方可遭大殃啦！好不容易盼到这仗总算歇下了，可老百姓还难得消停。唉，三十万块大洋，真是狮子大开口，这可要了咱血本啦！你们都知道哩！咱这煤矿开工不久，光这矿井上下购买的全套洋设备，还有咱自个儿铺设的这段矿井铁道，就花了老鼻子的钱；等好不容易挖出煤，煤炭是卖出去了，可赔账的倒不少。唉！这些年，俺和你们二娘还沾染了坏毛病，抽大烟、推牌九，花销也不小。算来算去，里里外外，这家里头并没有多少闲钱，俺到哪弄那么多钱呢？”

元成忐忑不安地问：“爹，听说这孙殿英是阎锡山委任的安徽省主席，虽说他手下现在是一些残兵败将，但他还有枪有势，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又是兵痞惯匪出身，这种人无信无义，翻脸不认人，咱要是不给他，他能善罢甘休吗？”

“唉！要怨，只怨咱这煤矿太扎眼了，惹得那些流氓、强盗，早都盘算好，不光想着雁过拔毛，还要对咱剥皮抽筋。掘了皇陵的这么多宝贝不算，还要来乡下搜刮，真是贪心不足蛇吞象，打娘胎里一生出来就是个大土匪的胚子。唉！俺思前想后谋划妥了，反正咱是凑不齐这笔钱啦。元成，你是老大，裕民身子骨硬实，脑袋瓜子灵光，又识文断字，你们哥俩跑反去吧！惹不起，躲得起。俺把家里头能搜罗的这些现大洋，还有一些银票和金银珠宝，凑在一坨，估摸着也有二十几万块钱，你哥俩带着这些钱，到上海躲避一阵子。这几年，你们的德贵堂叔在那儿混得不错，你们就投奔你叔吧！安顿下来后，用这些钱做个本，将来开个饭庄、货栈什么的都行，可别轻易回来。俺和仲韬就守着这座大宅子，还有这个煤矿过活。俺都盘算过了，就算俺家啥都没有了，咱还有祖上留下的一千亩田地呢！”

地，是人立世存活的万世根本，有地，咱就啥也不怕。不过，小三儿，这次放了你去上海，你得好好学做生意，少给俺天天琢磨去当兵。你要不听话，就让你大哥楔断你的腿。”

裕民道：“爹，您老放心，俺不会瞎混的。上海，俺早就想去闯荡了。听说自打那儿开埠，几十年来，探险的、逃难的、淘金的，都往那儿跑。凭俺兄弟俩，一定能混出个模样来。”元成问：“爹，俺哥俩就这样走，咋放心家里头啊？”

柴德松嗓门突然提高了八度：“有啥不放心的？半年前，俺看过一张上海时代图画公司印制的漫画，画的是冯玉祥一手拎着大刀，一手拿着窝窝头，一介武夫的模样；阎锡山呢，手里捧着一把算盘，正在拨拉，一副土财主的熊样；只有这蒋中正，身穿西服，手里攥着一大沓子钞票，分明是仗着洋人和大财团的支持。那时俺就看出，冯玉祥和阎锡山岂能是蒋总司令的对手？这个孙殿英，跟在阎锡山的屁股后面，早晚必败，这不，现在当真应验了。眼下啊，大战已经结束两个多月了，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他们赖在咱淮北这地儿，是待不长的，撑不了多久就得滚蛋。看看，这些家伙还不是打算往北撤了吗？不管咋的，反正俺是没有钱给这些个熊羔子，他们总不会把煤矿和庄稼地都扛走吧！你们放心走，俺会设法跟他们支应着。俺已横了心，就是被整死了，也不能把老几辈子积攒下来的这点钱财，送给那些扒坟掘墓的兵痞惯匪，由着他们再来祸害人。”

说话间，外面忽然炮声大作。

管家陈叔顾不上拍打身上沾满的雪花，气喘吁吁地跑进来说：“东家老爷，听说孙殿英和他残余的队伍，已经归顺了奉军的张少帅，他们接到命令，要撤往河南永城老家，因为内部起了纷争，又打起来了。”柴德松腾地一下站起来：“不能再耽误了，要不就大难临头啰。你们跟俺过来。”说罢，急匆匆领着三个儿子，到了后厢房。

掀开炕上的垫褥，柴老爷指着两只藏在炕底下、用铜皮镶着边的檀木箱说：“这里面是俺家几辈子积攒的珠宝、光洋和银票，你们都带走。”接着，又吩咐儿子们搬开立在旁边的大木橱，从后面的墙壁里，抱出一个用厚厚的油布包裹的雕刻精美的紫檀木匣，小心翼翼地打开铜锁头，取出一个沉甸甸的、用黄色丝绢包裹的物件来。将物件轻轻放在桌上后，柴德松慢慢揭开丝绢，一匹一二十斤重的青铜战马，霎时跃入柴氏父子的眼帘。

仨兄弟围拢过来，仔细端详，都为那古朴精美、巧夺天工的铜雕品所惊叹。

这尊青铜器，虽经岁月的磨砺和空气的自然氧化，却仍色泽如鲜。但见那战马冲天高昂，好似嘶鸣长啸一般。细瞅它的发络尾毛，却是颈鬃叱咤、迎风抖擞，长尾垂地、飘卷如帚。根根发络，就像刀刻过的垂柳一般，洒脱飘逸。再看四肢蹄掌，前掌腾空，后蹄蹬地，整个身躯近乎垂立起来，展现出一副纵跃飞驰的英武

雄姿。令人赞叹的是，整件铜雕作品的躯干和颈部、腹部、臀部的肌肉轮廓，造型是那样丰满、健美和壮实。而最值得称颂的还是那马头和脖颈上的缰绳带，以及前胸下悬挂的一串铜铃铛，再就是马背上那副精美的马鞍和坠镫，将一匹宝马良驹，活脱脱地武装成冲锋陷阵的战马了。

瞅着那尊凌空奔腾的神品，仨兄弟都为这巧夺天工的绝世珍宝赞赏不已。

柴德松用手轻轻拂擦着铜马上的污垢和浮尘，缓慢地说道：“以前，一直没对你们仨说起过这物件，这是俺柴家祖传的宝贝呢！相传，它是东汉时期皇宫里的御制宝物。关于咱的家史，打俺记事起，听老辈们说过，俺家的祖上，从前是五代的第一明君——大周第二代的显德皇帝，叫周世宗柴荣，民间都称他为柴世宗。柴荣早前是一个茶货商人，读黄老，善骑射，生得仪表堂堂，有文治武功之德、定国安邦之才，是一位著名的好皇帝。那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足矣’的话，就是出自他的口中。说起来，这尊青铜战马，还是世宗皇帝的姑父兼养父——周太祖郭威，从后汉隐帝刘承祐宫里抄没的。世宗三十八岁驾崩不久，他的结拜兄弟——御林军统帅、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陈桥发动兵变。刚继大位不久的七岁幼主周恭帝柴宗训，少不更事，汴京的皇位就被老赵家攫取了。不过，宋太祖黄袍加身以后，因怕坊间说他夺人江山，不是正统，就宣称柴家有让位之功，又念及世宗皇帝与他有结拜之情、提携之恩，就对柴氏一门这些个前朝的皇族后裔，依然执故主之礼。有传言说他曾向柴家敕赐了一块御制的铁券丹书，作为免死金牌。除了对柴氏嫡系继承人封公拜爵、赠银赐地，令其世袭罔替外，还规定柴家嫡系族人上殿不跪君，下殿不参臣，作奸犯科也永远不受刑罚，可以免除牢狱之灾。在大宋朝太宗和真宗坐金殿时，虽然天子之心难以揣测，自恭帝始，柴家又被害死过不少人，但到宋仁宗时，俺们老柴家作为皇亲国戚，又受到隆誉尊崇了。之后三百年，家里累世都风平浪静，好东西自然没有失落。后来到了元、明、清三朝的时候，咱家才风光不再。不过先人们谨遵祖训，一直都行事隐晦，闷头做人，从不敢张扬跋扈，所以，那些珍贵之物才得以保全下来。”

元成问：“爹，咱家还有族谱吗？”

柴老爷说：“关于柴氏的族谱，俺知道得不多，好像支系太多，兵荒马乱的，也没人领头召集再修订家谱，就失传了。只听说，现在柴荣的庆陵和恭帝的顺陵还在河南新郑，估计都长满了蒿草。算起来，柴家到俺们这一辈，快一千年了，而柴氏有多少嫡亲姻脉，已无从考证。听说有些支脉散落在封地河北、山东境内；有一支旁系后来还迁到福建，改为林姓；俺们这一支呢，就来到宿县。这个铜马，就是俺太祖爷爷这一脉留下来的唯一的的东西，它也能证明，至少俺这一支，是嫡亲正宗的。”

柴裕民经常去听大鼓书，知道一些书里的故事，便忙不迭地问道：“爹，戏文

里说，大宋朝八贤王赵德芳有个御妹，她是杨家将里头杨六郎的媳妇柴郡主，还有《水浒传》里的天贵星、人称‘小旋风’的柴进柴大官人，这两个人好像都是柴世宗的后人。如果咱家是柴氏嫡传，那柴郡主和柴进，也能算得上是俺祖上的人吗？”

柴德松笑了笑，接着又摇摇头说道：“史书上是记载过，柴郡主叫柴青云，是世宗的小公主、恭帝的亲妹子。柴进呢，那是宋徽宗宣和年间的人，他是柴氏的嫡派子孙，好像他手里就有那块铁券丹书。嗨！不过，《杨家将》和《水浒传》里讲的事，都是说大书和唱戏文的编写的，俺也说不清道不明哩！反正你们知道咱的家世和这铜马的来历就妥了。”

“嗯！”仨兄弟齐声应和。

柴德松将烟袋杆头朝鞋底猛地磕了几下，一挥巴掌说：“这些银票、大洋、银圆、珠宝和这个铜马，如今就是咱的活钱、身家老底子啰！你哥俩赶紧把这些都拾掇好。临天明四更的时候，有一趟打北边天津卫开来的票车，要在宿县站停靠。等一会，让陈管家拴好马车，从后门悄悄送你们到火车站。俺估摸着，这时候，前门大路口上，必定会有孙殿英的兵在那儿把守着，他们是怕咱逃走。好在他们现在自己又打起来了，自顾不暇，你们就乘乱，在今黑里，坐上这趟车到浦口站，再从南京转坐火车，直奔上海。你们一走，这满天的乌云就散了。记住，俺柴氏一门，世世代代，一不图做官，二不图敛财，只求躬勤建业、兼济天下。你们须得依从祖训、祖德行事，不得为富不仁、胡作非为，否则就是俺老柴家的不肖子孙！”

雪地上，昏昏暗暗。那辆用一匹枣红马和一匹青鬃马驮着的两轮大马架子车，碾着积雪向南行驶，留下了两道深深的车轱辘印子。

上海北站，出口处的广场上，熙熙攘攘的旅客，如潮水一般川流不息。

柴元成穿着长布棉袍，头戴羊皮毡帽，脚蹬黑布棉鞋，肩头挑着两个箱子走出检票口。柴裕民穿着簇新的棉袄棉裤，脖颈上系着一条绛红色的狗皮围脖，右肩的两头，分别挂着一包行李和那只用布包裹的紫檀木匣，东张西望地跟在后面，拥挤着走出来。

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上海，自民国十五年辟成淞沪商埠后，一跃成为远东最繁华的大都市。几个月前，南京国民政府刚刚依照孙中山勾勒的“大上海计划”，将上海从江苏省督治下脱离出来，设立了特别市，除法租界和英美公共租界以外，管辖着大上海的华界市区与郊县。

浦江寒风迎面扑来，初次踏上这块土地的柴家兄弟眼花缭乱、目不暇接。高耸林立的楼堂馆所、宽敞繁华的临街大道，还有南来北往的操着各地方言的人

流,都令这座喧闹的大都市充满了活力。然而,不谙世事的柴家兄弟,虽然不懂得外国人、青洪帮、商家、买办……各种力量是怎么回事,不知道这些势力怎样像蜘蛛网一般,在流淌的暗流中进行着角逐,却隐隐约约感到,这座繁华都市的深处,不但涌动着某种血腥,还充满着一一种神秘的气味。

柴裕民的敏感神经迅速得到了应验:人群中,突然骚乱起来。

四五个便衣正在追撵着一个刚下火车的高个男人。那男人穿越人群,全速向前奔跑。刚刚拥出站台的旅客被冲得东倒西歪。眼见那个男人就要被抓住了,蓦地,一个身穿新式猎装的年轻女人从斜刺里冲出来,举起手枪啪啪射倒了两个便衣。随后,女人迅速地抓住这男人的手,一起向前奔跑。没跑多远,只听一声沉闷的枪响,那女人的腰部中了一弹,当即血流如注,女人噗地一下摔倒在地,正跌倒在柴裕民旁边。他惊愕得一愣神,眼见后面的两个便衣很快追到跟前,便急忙弯腰抱起那个女人,全力向前疾奔。子弹在他的耳畔和身边不停地呼啸飞过,不大会儿,由于穿着厚重,身上斜挎着沉重的行李,两只臂膀又抱着一个人,他累得满头大汗、张口气喘。眨眼间,到了一个弄堂口的犄角处,显然已经无处可逃了。裕民心想,这下坏了,怎么跑进了杳无音讯呢?正在焦急之际,那个遭追击的高个男人越墙翻过来,落在了他的脚边。柴裕民忙说:“你救她快走,我引开他们。”说罢,将受伤的女人往他手臂上送过去,随即转身迎向那两个便衣,引领他们向另一个方向跑去。

这时,柴裕民已经分辨不清方向了,眼前都是农田、水沟和低矮的民房,像是郊外的样子。跑着跑着,只听啪嚓一声,整个人掉进一个废墟下的雪窝里,双手顿时划出了一道道血口子。他屏住呼吸,尽量不发出声响,仰头朝上面观望,感觉那两个便衣好像已经站在他的头顶上,似乎在找寻自己,其中一个便衣气急败坏,胡乱地向四周射出一阵密集的子弹,溅得雪花乱飞。过了很长时间,柴裕民感到没有动静了,才爬出雪窝。这时,天已经黑了下来。柴裕民知道和大哥走散了,也不清楚这是什么地方,摸摸身上的行李,还好,东西都还在,除了手掌上有点疼痛,也没有感觉哪里还受了伤。

他记得大哥在火车上说过一句,堂叔家住在愚园路,但详细的楼幢门牌,大哥说是说了,只懊恼当时自己没留心记住,这下麻烦了。此刻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柴裕民感到饥肠辘辘,摸摸口袋,才想起除了那些行李物件,钱都在大哥身上,自己是分文没有。正在四处张望之际,只见一个身穿长棉袄、戴着一副眼镜、夹着一个旧皮包的中年男人迎面向自己走来。柴裕民连忙向来人询问:“先生,俺到愚园路,怎么走法?”那人上下打量裕民一下,感觉他是刚来上海的外地人,便说:“老远的啦!在那边。”说完,顺手向东南方向一指。“谢谢先生。”柴裕民向那人鞠个躬,沿着那人手指的方向走去。

柴元成和三弟在火车站失散后，心中焦急万分，挑着那副担子，在附近足足地找了两个时辰。他知道裕民身上没有钱，又是头一次来上海，最让他不安的是，不知道三弟是否留意记住了堂叔家的门牌号码，真要走失了，这兵荒马乱的，该咋办？东瞅西望寻了半天，还是没有三弟的影子。元成想：不行，不能在这儿傻等！再说，担子里还挑着这么多金银财宝，多不安全！还是先到堂叔家，放下行李再想办法找吧。想到这里，元成喊来一辆黄包车，火急火燎地向堂叔家奔去。

夜色渐渐凝重起来，街面上行人越来越少，不知不觉地，漫空中又飘起了大雪。裕民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跋涉，雪花下得让人睁不开眼，他眯缝着双眼，嘴里喷着热气，感觉到胸口、脊梁和大腿根部逐渐渗出了热汗，也感觉到脚踝和小腿肚又酸又涨，渐渐地发软发飘了。前面好像到了一个万家灯火的繁华街区。在一座楼宇下面，有一个摆地摊卖馄饨的老大妈正在忙碌。汤锅里的热香扑鼻而来，柴裕民肚内也咕噜噜地叫了起来。他走上前问：“大娘，劳烦您，愚园路离这儿还有多远？”“嗯，拐过这个街口，后面就是。”卖馄饨的大娘手里拿着铁勺，望左前方指去，顺口问道，“刚出锅的馄饨，要吃不要？”裕民说：“俺不吃，谢谢您，大娘。”

愚园路很大，各类住宅和小洋楼鳞次栉比，柴裕民不知道往哪儿找寻，就来回转悠着。夜已深，他实在迈不动步了。四下一看，只见不远处有一座单门独户的白色小洋楼，他连忙来到能避风挡雪的廊檐底下，坐在一块干燥的凉地上，将双手插在袄筒里，靠在墙角歇息起来。

他懵懵懂懂地回顾了这一天的经历，想到那个受伤的女人，不知道她伤势如何？又想到大哥，他是不是已经到了堂叔家？平生第一次来到这座陌生的城市，竟然遇到不测……这时，他情不自禁地想起老家，不知道父亲怎样了，那伙当兵的是不是上家里索钱逼命来了？……渐渐地，裕民迷迷糊糊睡着了。

夜已深沉。不远处，昏暗的雪地上，出现了两个人影，其中一个稍微矮一点的男人，正吃力地架着另一个高个子男人，踉踉跄跄地向裕民睡着的这幢楼房走来。矮个说：“唐爷，再撑一会，快到唐公馆了。”“唔，回去咱们接着再……再喝。”高个醉醺醺地说。“嗯哪，接着喝。”矮个附和着。忽然，那个矮个好像发现睡倒在屋檐下的人影，心里思忖道：这是什么人？是盗贼还是醉汉？矮个使劲撑起高个的身躯，来到公馆门廊下，腾出手急促地敲门：“阿福，快开门，唐爷回来啦！”

大门打开了，一个五十岁模样、镶着两颗金牙的男人迎出来。“把唐爷扶到房间去，快把宝根他们叫来，家里招贼啦！”矮个急促地说。四五个家丁跑出来。矮个对着一个壮实的家丁，怒气冲冲地吼道：“睡得像头死猪！你们是怎么看家护院的？”还没等这几个人回答，矮个就吩咐道，“去，把廊檐下的人绑起来。”众家

丁应诺。少顷，裕民被五花大绑地捆进来。宝根拎着裕民的行李，来到客厅：“丁哥，人带来了。”矮个坐在沙发上，点燃一根香烟，向裕民喝道：“你是干什么的？”

“先生，俺是找亲戚的，没找到，就在门口睡着了。”裕民睡眼惺忪地答道。这时，宝根已经将裕民的行李包和木匣打开，大家发现了铜马。矮个噌地一下站起来，凑过来仔细端详。这时，一个蓄着齐耳短发，年轻貌美、清纯靓丽的姑娘，穿着一件紫红色的棉袍，从二楼的楼梯上走了过来。她边走边问：“丁魁，怎么回事？这人是干什么的？”

矮个眼珠骨碌碌转了几下，答道：“柳小姐，刚在门口抓到一个盗贼，搜到了这个东西，您看看。”裕民急忙辩解说：“俺是找亲戚的，这东西是俺从老家带来的。”“胡说，找亲戚怎么找到了我们的门前？看你这熊样，也配有这东西？既不能吃，又不能喝，分明是手脚不干净，从哪偷来的，还不老实招供！”裕民急得眼泪快要流出来，想想一天的艰辛和遭遇，感到异常委屈。“俺说的都是实话。”“好，你不承认，那就把东西没收，把你小子送局子里去。”说着，向宝根使了个眼色。“走！”众家丁七手八脚地架起裕民，推推搡搡地向外拖。“住手！”被称作柳小姐的姑娘冲着家丁们喝道，然后转过身来对矮个说道，“丁魁，我看他不像是坏人，你放了他吧！”矮个说：“柳小姐，您就是慈悲心肠。这小子一看就是盗贼，我如果看错了，您把我眼珠子抠下来当气泡踩。”

“这……”柳小姐急于争辩、求情。“还不快弄走！”丁魁向众家丁呵斥道，同时走近宝根，低声耳语了几句。柳小姐怒视着丁魁，脸上表现出不悦。裕民奋力地想挣脱绳索，但还是被那几个家丁连拖带拉地架了出去。

## 第二章

### 青铜战马

大雪过后的翌日清晨，天气奇冷。

那个被称作唐爷的高个男人，经过一夜的沉睡，已经起床了。此刻，他来不及梳理乌黑发亮、蓬松纷乱的头发，裹着一件宽大的睡袍，坐在书房的椅子上，手里握着一只放大镜，正仔细端详着摆在书桌上的青铜战马。

唐爷名叫唐世尧，皖南绩溪人，是大名鼎鼎的上海斧头帮的第三号人物。民国二年，他参加合肥磨店集人王亚樵组织的军政府。不久，同盟会上海总部委任的合肥军政分府总司令孙聘骅与王亚樵发生矛盾，王亚樵遭到通缉，唐世尧便追随他逃到南京，参加江亢虎的社会党。后来，安徽督军倪嗣冲宣布社会党为乱党，王、唐等人再次逃亡上海。民国四年，愤世嫉俗的王亚樵，带着华然、唐世尧等人，用五十把利斧，强行接管了合肥籍人士、晚清军政重臣李鸿章的遗产安徽旅沪同乡会会馆，专事接待来沪的皖籍穷人，并在上海的安徽籍工人中开展帮派活动，由此形成了声名鹊起的安徽帮，引得大批的“学生”和“门徒”成群结队地前来投靠。那支腰里插着利斧的敢死队，凡遇打架斗殴之事就一拥而上，抡斧便砍，异常凶猛。斧头帮威震上海滩，令黄金荣、杜月笙这些流氓大亨也毛骨悚然。后来，王亚樵、唐世尧手下的门徒激增至数千人，他们控制的上海劳工总会会员达十万之众。有一次，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为除掉政敌，密请王亚樵派刺客在上海温泉浴池门外，枪杀了浙江警察厅厅长徐国梁。事成之后，王亚樵不但得到了一大笔赏金，还被委任为浙江省别动军司令，同时将浙江湖州至安徽广德一线的地盘，划给自己作根据地。这期间，王亚樵的势力急剧膨胀，惹得许多青年纷纷来投，浙籍青年胡宗南、戴笠等人，就是在落泊时来到王亚樵门下的。十七八年来，唐世尧追随王亚樵左右，效命江湖，叱咤上海滩，成了斧头帮的军师、产业领袖和赫赫有名的第三号人物。他曾多次代表王亚樵出面，结交了像北洋政府皖系首脑段祺瑞、王揖唐，著名将领冯玉祥、卫立煌、张治中、方振武、杨虎等一批位高权重的安徽籍老乡。

唐世尧轻轻抚摸着桌上的铜马，感叹不已。凭自己多年收藏文物的经验，他